

大學集義

上

0712  
1562  
2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	一
經書	
第	29 號
第	1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門仁  
1562  
卷  
2

騰谷先生著

四書大學原文

集義同集義

全三冊 集義塾藏梓

大學集義序

大學一篇載在戴記成於七十  
子心徒者無疑矣周衰學校之  
政不明於天下綱常彝倫由是  
乎喪政教風俗由是乎斁詭行  
邪說乘弊而起於是七十子之  
徒詮次此書以諭時君并使庶





龜田序  
民知所以反經之法焉。所謂大學者。學大人所立之道。謂大人即聖人心稱。而庠序校者。大學之心目。大學其統名也。其所教之道一。不可必混大小之名也。鄭玄以來。學者無異議者。至於二程表章。而正其錯簡。晦庵

繼心著補傳。經文未嘗有錯簡。何必作心補傳。斯言聞之於騰谷先生。洵先儒所未發也。先生夙以經術誨誘子弟。講授心暇。紬繹圖書著述不倦。四書集義次第成編。如大學集義則所尤致力也。其說出入古今。泛濫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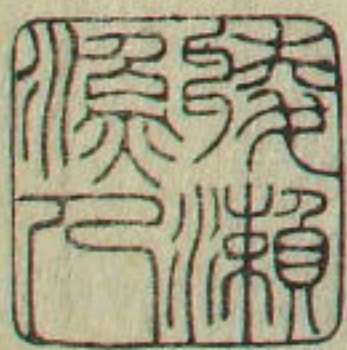
家不苟隨。不妄異。必歸真醇而後止焉。援引有本源。考證有公據。其至超然自得也。中正閎博。不詭於雅義。嘗抱其書。問序於先子。時先子年已老而病。序不及成。遽爾易箠。先生乃藏之篋衍。不妄示人。門人等固請付之

彫人。十年之後。此書肇顯於世。先生又辱徵序於梓梓。冒受不遑者。非緣是為附名之計。聊欲紹前緒爾。若夫拙工代大匠而斲之。謂所敢不辭也。

關東

龜田梓

撰



文政庚寅春正月上元之日



大學集義上

騰谷 矢部保惠 輯錄

大學

大音恭。通尊衆學宮所教之道也。故論自脩

三大綱。蓋其事業較具於諸典。若知學之可貴。

宜求諸原。此篇所述在於激昂時君之廢學。

耳。故末篇專論治國之旨。治國即平天下也。以

國外無天下也。其本皆學智之所致也。是以一

篇之作意。起於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孝經為小

秋諸經為大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孝經為小

也。宋仁宗天聖八年。會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

等。惟爾時已有專本。故可取為賜觀。韓愈原

道。獨標誠意。即在唐世。已專行其書。可驗耳。

總論

大學集義上



本邦一代之名儒。倡聖學之說多矣。而徃徃使  
久感焉者。亦不尠矣。豈曰所謂能發千古之朦  
者乎。然好大聲壯語。間莠言雜出。是家言爲蔽  
也。先輩有言曰。凡著書。在補前人不足。與伸其  
意。善哉是言也。余曠曠何足以知其深義。獨述  
其所聞焉耳。於是不自揣。以其所聞。平心芟蕪。  
其莠而信其實焉。終篇皆爾矣。而其所聞者。有  
先師及朋友之所攝焉。加之。取當時諸名流之  
說。以廣異聞焉。然人心如面。各不能無異見也。

是以輯錄諸說之善者。以傳之。私塾子弟爾。戴  
記王制曰。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然詩書無明文。疑是漢儒之附會也。且辟雍類  
宮。出於詩。省察詩語。蓋樂舞之宮也。樂所以明  
其德也。故有四方來觀焉。蓋其制與學宮同。處  
而異宮。是所以附會之出也。又非學宮之名。揚  
慎已辨之。且諸書所稱大學之道。蓋皆尊學之  
言也。鵬齋先生參考諸說曰。鄉學名校。州學名  
序。黨學名庠者。明矣。其小注曰。鄉州黨三學之



禮主人各異。地亦不同。而儀禮戴記統名之曰鄉。州黨皆鄉之屬也。此三禮溷爲一事。膠轕難通。是以三學之名不明。遂以序庠總爲鄉學之名。所以紛錯不一也。右三禮之義。賈公彥鄭世子繹之尤悉矣。由此攷之。則周制似夏商周之學。順流直下。而命之。因知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建夏學曰校。鄉大夫主之。二千五百家之州。建商學曰序。州長主之。五百家之黨。建當代之學曰庠。黨正主之。當代之學。五百家之黨。建之者。

蓋讓夏商二代也。其餘有塾門外舍里社閭師之教。而訓幼學。是乃周之制也。大者尊崇之稱。猶泰一泰極之泰。非小大相對之名也。故此篇所記。雖主國都之學。統衆學論之。非別大小衆學宮之所學也。何則。衆學皆人主之所命。而國都之學。爲衆學之統也。故劉向稱此書爲通論。則謂通論衆學宮教學之方也。其學問之道。下學上達。登高自卑。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且大學之爲義也。以學大人



所立之道也。故尊稱之曰大人者何也。聖人是也。聖人即指先王也。荀子大畧篇曰。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七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玉事具矣。然則庠序校者。大學之小目。大學者。其統名也。其所教之道一也。故大學不可必泥大小學之名也。此篇本戴記所載。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奉其流者。所輯錄。而孔氏之遺言也。夫子所雅言詩書。雖弟子皆雅言詩書。其博聞強記。皆資諸孔子。或有默而識

焉。或有書而記焉。各自有所錄以教其徒。故論語及戴記。七十子後。奉其流者。各輯其師說。而成書也。然如戴記。為漢儒所攝入。所頗涉異端者多。不如論語之精撰也。就中此篇。孔門論為學之心術。尤精撰者也。原夫去天而道不能立焉。人心存天道焉。故去心則道不能得也。然循教行道。則誠意正心。修身自成焉。齊家平天下。可推至焉。何必先論心術哉。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謂循聖人所立



之人道。則不自恃天道也。故心之聰明不可恃。所恃唯在以此心奉斯道也。然則此書非初學者所先也。然當時學校之設廢。人皆不知學術。乃不得已之所述也。故此篇之主意。最在論時君其餘流及凡人者也。論語。孝經。禮記。孔門之遺書皆然矣。但來謂此書本為議論之言。而非必皆為學之方。是說大得矣。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鄭曰。術當作遂。非矣。陳皓曰。當作州。是也。國有學。其教之學之。皆禮義之道也。如洒掃應對少儀。弟子

職。禮義之始。學之所先也。但來曰。學宮有大小者。亦非庠序校塾之別名也。小學既近公宮。賈誼亦專言世子。則豈閭巷教人之所哉。蓋鄉校術序黨庠。皆存乎先代之教。而國都之學。為其統也。亦兼備其制焉。詩書禮樂。莫不皆藏其中焉。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然則學則三代共用。庠序學校之義。教之。故稱謂不一也。然則庠序校。三代名義之



所主也。已統謂之學也。四代國都之學。固有小  
大名義亦不同。古養老學宮。王制曰。有虞氏養  
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  
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虞庠在國之西郊。由是觀之。上庠東序。右學。東  
膠。乃國都之大學也。王公之子成童。與卿大夫  
士庶之學士所共也。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國都  
士庶子弟之小學也。小大共在郊。何以知之。大

學固在郊。虞庠已在西郊。則他小學亦可在郊  
也。夫養老鄉射之禮。所以明人倫也。非如後世  
一以講義理為教也。庠序學校所行之禮各殊。  
而其宮室之制。因以不同。教之道本於古。故周  
兼存三代之舊。豈特異其名而已哉。大氏周衰。  
庠序學校之政廢。而後士始有越其竟游學者。  
秦漢以後。踵闕里稷下之遺。而黌舍廩員。廣養  
學士。豈先王之舊制乎。朱熹不深考經傳。率以  
後世視三代。其序中所言大小學教法。皆其意



見所造非古也。不可從矣。又王制曰。小學在公  
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凡人不能無老少之異焉。  
則其業亦不能無老少之別。是所以有大小學  
宮也。小學宮。少者所處也。然王宮之東。公宮之  
左者。王公之少子所獨。而卿大夫之適子。得與  
其間。故近王宮公宮。大學。人君之子。成童。稍就  
遠地。與學士所共也。鄉校。術序。黨庠。小學。大學。  
其所學之道一也。故賢者知其大者。不肖者知  
其小者。所及異也。賢不肖之所知。長幼之所及。

有小大也。已。是其大也。有君子之道焉。其小也。  
有小人之道焉。各由以為道也。所謂道並行而  
不悖者也。其道皆聖人所立之大道也。是以不  
肖者所知。非賢者之所及。幼者之所及。皆非長  
者之所不為也。如其少儀。乃禮義所基也。非學  
問之道。有小大焉也。長幼賢不肖之所為。有小  
大焉耳。共是先聖之大道也。是古之制也。學不  
躡等者。及時學。其知所能及之謂也。私衡曰。大  
學。小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小



大國學中亦有小大。祖來曰。大音泰。小音少。不可改焉。至於以大人小子學問有異為說。有大不然者矣。蓋聞學宮有大小焉。未聞學問之道有大小焉。所謂道者。先王所立禮義之道也。學者業之也。所以教之術。詩書六藝是而已矣。又觀內則。十年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學射御。二十始學禮。論語游於藝。成於樂。則六藝豈小學所專事哉。特就詩書六藝量其力。所能力及。以為授受之節也。清毛氏曰。小學者。寫字

之學。非小子之所為學也。古小子之學。則其在曲禮。則有灑掃應對。隨行侍坐之事。其在內則。則有書數方名。學樂誦詩之事。其在學記。則有離經辨志。博習親師之事。然或稱小成。或稱小儀。或稱幼學。而並不謂之小學。惟漢儒始有小學之名。見于諸書。然皆係天子太子。諸侯卿大夫適子之學。而士庶子弟不得與焉。賈誼曰。大學業大道。小學業小道之意。是大人小子。其肄業以其力所能及之謂。而所以行遠自邇之方



也。然賈誼小學業小道之言。其意善矣。而小道名義不通。何則。賈意蓋可以一切童子之所學。曰。小道也。然一切童子之學。亦皆學聖人所立之大道也。豈得曰之小道乎。若其學果小道也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是小學之所學。非小道也。是以賈誼大道小道之別。於名義大有碍焉。是言雖小也。於道大蔽塞。豈可不辨乎。此篇所記。統眾學宮之所為。而論學之所以終始之心術。非說

其事業也。觀篇中所載而可知焉。皆述古之學而為君子者之所為如此。以論時人之不學也。非謂學校所教之次第如此也。夫古為學之方。詩書禮樂之四術。衆典載之備矣。今不贅此。按左傳成十六年。申叔時對子反之問曰。德刑詳詳與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



大學集義  
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  
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  
闕。此戰之所由克也。是雖申叔時答軍旅之問。  
此言以足蔽聖道之終始焉。此外何治術之有  
也。故大學一篇。皆原之心意。丁寧反覆。諄諄乎  
全述此義。以在豁開時君牆面。不知正德利用。  
厚生惟和之為善政焉耳。何則。先聖設教之術。  
誠意正心。自至焉。所以身脩也。豈有徒誠其意。  
正其心之教乎哉。故知當時教學拂地。賢者壅

害。人牧驕佚自用。於斯人君牆面。最為甚。然故  
有此篇也。夫申子之言如此。其盡矣。然其淵原  
之流行。大禹之功也。戲乎述哉。尚矣。而九功之  
不歌。亦久矣哉。噫。

又按論語為書也。正述孝弟之行。仁義之道。親  
切至當。諄諄有歸。可以為初學入德門矣。大學  
可見古人為學之功也。故首止善。其知止即誠  
意也。夫道行所由。故設學校教之。得之者各脩  
其身。守其職。故各得其道之至。天下平也。是以



大學集義  
道之責在人主。人主教之所出者也。而以人主之道廣教世人者，何也？其有是言。博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之道，約之以禮者，所學者在身。若為臣，不知人主之道，則何以相之乎？學者豈皆人主乎？庶人之有道也，謂之君子。有君子之道也，故禮表記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此可以見矣。夫教孝也，以父配天為至矣。豈孝子皆以父配天乎？然廣以為教言者，下視至尊所為，以各盡其道而已。是設教之術也。

平賀氏發蒙曰：夫萬物不治則亂矣。天能生之而不能治，故眷命於人而為之君，使以治之上古聖人受天心而奉之，為民脩六府，制器物而利用厚生。至堯舜正德成於是乎。道始立矣。其道乃自中庸，以至禮樂刑政，凡所以治天下正風俗之具也。歷禹湯文武周公而大備矣。又立之教法，取於詩書，而基德禮樂以文之，使君子成德，小人成俗。天道人事，道盡於此矣。夫書史記也。詩歌辭也。而立以為經者，不但取義於此。



及監得失，知人情而已也。凡其所載，莫非畏天命。故使人君知代天功之義，而奉答之，以為戒。是為多也。三代人君皆知之。然周自東遷，而風俗頽壞，陵遲至春秋末，諸侯唯是縱欲加之。自宋會弭兵，風俗日趨奢靡，國用不足。於是以聚斂為事，觀鄭作兵賦，鑄刑書，魯用田賦，時情可見也。夫國貨財之生也，有天數，亦有天用。及漫費不足而聚之，一切用私智，不度自他之利害，皆所謂悖入者。故或得諸此而失諸彼，或益諸

甲而損諸乙，而其入皆民之膏血。雖斂而積，尾閭洩之，故愈積愈乏。此無他焉，拂於天也。而人不曉，猶熙熙壤壤，往來哀哉。夫天子富保四海，諸侯保一國，皆自天賜之，故謂之天祿。天祿而有匱乏乎？有之者，不答天意也。不答天意而私國家，天豈不罰焉？君子戚之，故作為此篇，以諭時君。然滔滔不返，至秦併天下，而諸侯拂地，天命可不畏乎？漢以後不知道，故鄭玄釋此篇，徒謂記博學可以為政也。宋儒所道，根抵於浮屠。



窮理爲學。其所取證。卽此篇也。乃明德擬諸真  
如。格物擬諸觀念。古言明德。不勝多焉。寧得爲  
虛靈不昧。明者如日月之照臨之謂。故曰明明  
德於天下。豈磨而明之之義乎。至以格物爲窮  
理。則指鹿爲馬也。夫如其說。此篇主窮理之書。  
何得無其說。而妄爲闕文。強以補綴。凡不合於  
己者。皆爲闕文。而補之。則無不可爲者。况此篇  
除此之外。皆爲贅疣乎。窮則曰皆是工夫之條  
目。夫至貫通而天理流行。則自然至善。自然誠

意。正心。何假工夫。若曰非工夫則不得乎。非貫  
通也。且大學所說正心修身。不足爲工夫。末章  
於治國猶有憾矣。况於今日學者甚迂遠。豈其  
然乎。彼口能譏佛。而爲其所惑。爲誕妄之說。以  
誣古惑世。悲哉。此篇主意在治國章。故諄諄數  
百言。述聚斂之害。而以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終之。可見也。物茂卿亦惑以爲學校之事。而大  
學之造士。乃詩書禮樂。此篇無之。則爲養老之  
記。因以誠意以下。爲合語。皆是強說。知道之人



而不得其真者。當時天下富厚無時驗。而見識不及也。方今侈靡極矣。上下困窮。至不可奈何。因以推作者之時。當如前所論也。此篇引曾子之言。必其徒弟之所為。但此救時之書。而非先王之教也。蓋時君皆能知道。而不務焉。禮樂唯鐘鼓玉帛而已。而為虛文。不得已。本聖人之心。而說之。是為心學之鼻祖。及中庸又說性。雖不悖於道。乃啓孟荀。而致與道背馳。學者不可不知焉。雖然。自戰國滅道。無禮樂之可求。凡為人

君者。循此篇之教。奉承天道。而務德。能明明德。以化民。乃自天祐之。福祿無疆。欲不富得乎。則當今諸侯之急務。在能明此篇之旨。金峨古義云。是篇載諸戴記。不知作者。必出於七十子。篇中引曾子之言。疑其徒所記。程頤表之於前。朱熹註之於後。可謂有識矣。惟至其為經一章傳十章。以補第五章。則無知妄作。誤學者。不小也。自是以降。人各有改本。王守仁獨能從鄭氏本。而至其所以為說。則程朱之下者已。



大學集註  
我邦伊藤維楨以豪傑之資。首倡復古之學。其惡宋說之甚。遂並與古大學而廢之。物茂卿所謂懲羹吹整。固不誣矣。况其改定原文。則猶之襲宋習也。要之。作大學者。先立大體。然後發明之。特取之。其所蘊。不必齊整。驟見之。則其言無倫。如不相冒然。是所以來後世之疑也。熟讀玩味。全篇神脈。不移動一字。而可以見焉。果然。夫以鄭玄之爲人。而不措一辭。直解釋之。復奚疑。

鵬齋先生曰。蓋三代之時。學校之政明於天下。而其法最詳矣。是以自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凡民之子弟。皆莫有不學者。而庶民子弟之中。其俊秀者。擇之入於大學。其不肖者。黜之而復于農。蓋士農不易業。既入於大學。則不復治農。然後士農判。其俊秀者。既入於大學。則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同受其義於大樂正。然則大學之教。所以成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學集義  
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秀也。而大學之所  
教者。不出於詩書禮樂之外。以下以所聞其所  
成者。在於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者之內。故  
自非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及國之俊秀。則不得與此學也。斯篇所述。  
則大學所學。取之詩書禮樂。其所成之條目。不  
出於此三者。故曰大學之道。其餘則不過於數  
衍此三者而已。非必以斯篇為大學所教之事  
業也。學者宜潛心而熟玩焉。前儒不知是義。遺

詩書禮樂。而以斯篇為聖人窮理之要。又以為  
初學入德之門。誠過矣。

右三先生之論。可謂真儒之見而已矣。然親為  
新。及改原文。余不取之。鵬齋先生學校辨。具私  
衡。先生之辨。所謂純粹而不糅者也。請諸子就  
啓之。宜備查考。或大學之道。人君所為事。故以  
大稱之云者。偏矣。又為學校之名。亦泥矣。

名義

余命此書曰集義者。非徒聚義之謂。成人之美。



也。美謂說之善者。善即義也。所謂彰人之善而  
 美入之功。以求下賢也者。是吾志也。然集義中。  
 有引某氏說。又以他說截續而成語者。不間攝  
 某氏曰。直以成說。又引說中。有改一二字。成說  
 者。有全用其成語。續私說者。莫謂踏襲中有差  
 謬。

大學之道

道即學之方。謂學則也。其所教。自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  
 詩書禮樂四術之次第。齒讓君臣上下之道。皆  
 有禮節。下曰物。有本末。曰格物。皆謂斯大學之  
 課目。在明明德。明明德。中庸開卷所  
 也。在親民。親

在明德至善中間。則親  
 民。是明德至善之所致。在止於至善。止於至善。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也。至善即道也。以上  
 三綱領。即格物之所致也。格物謂之大學之道  
 也。

大學之道。天子諸侯。所以建學宮。教學道。於其  
 中之方。乃教人之節目也。下所謂物。本末。格物。  
 是也。其所教之道者。先聖所立。禮義之道也。禮  
 義之道。以成其德性。故亦謂之善也。德者得也。  
 人之所得。在善之。謂善德。在惡之。謂惡德也。其  
 善與惡。乃學與不學耳。然則積善之。謂明德。積



惡之謂昏德也。明德者務崇德也。左傳成二年。明德務崇之謂是也。又說命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是務崇之為也。故夫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子張問崇德。夫子答之。以下主忠信。徒義。答樊遲。以先事後得。是明德之解也。崇者人皆見之。故曰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亦此義。上明明示也。其教之為明示崇德於世也。為親民也。為止於至善也。故

皆曰在在者。指其教學之所期也。親民止善二者。亦明德中之物也。其三綱乃脩己治人之道。脩己義也。治人仁也。故脩道之教。在示崇德之方。其得之行之。亦皆在禮也。智仁勇孝弟忠信之諸質行。由禮義成其德。所謂中庸是也。故使循天命賦性之理者。禮義之謂也。夫禮義之道本於孝弟。孝所以事君之本也。弟所以事長之本也。人而孝弟中禮義。處己之道足矣。施諸人而天下化焉。仁也。禮義之德亦大哉。至矣。故人



間萬事以事親爲本。其孝弟雖出於天。養老鄉射之禮序齒。其所以教孝弟也。義具于禮記諸篇。大學教之者。明五教於天下也。故曰在明明德。嗚呼夫禮義之道。無過不及之庸行。化民也至矣。故夫子曰中庸爲德也至矣。明明德者。崇德之爲。及於外者也。外也者。家國天下之人是也。荀子曰。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此之謂也。書云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孟子曰。親親仁也。無佗達之天下

也。故曰在親民。不居身於道。則身不脩。故曰在止於至善。大學一篇大義。在止於至善。止取之於易艮。說卦云。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可以見矣。至善者。謂人各處乎分之道也。止者。君臣父子國人各執其道。而不佗移之謂也。所謂守約是也。然知止而後進於其道。故止於至善以脩身。脩身卽德。德明則及人。於是知親民在明德。至善中間。何則使民親者。德化之所致也。故別無親民之釋也。按德之義多端。隨所資之道



各成德。一之。因有德性。成其道德也。中庸曰尊德性道問學是也。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言君子則之以明示其明德于天下也。書所謂光被四表格上下。亦謂其光明無所不暨。故下文以先治國先齊家先脩身發此義。董仲舒有言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生。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以上德性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以上學德謂之君子。又韓嬰曰。天

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知天之所命生。則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是乃得於天之德性。故又學以崇其德。謂之明德。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學。謂之昏德。其行也不宅善。而皆在凶德者。是也。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無忠信實也。皆非明于天性者。誰能知之。又懿德盛德令德喜德美德顯德吉德峻德大德。皆得於學。



之諸善德。總謂之明德。皆有德性。道問學之所致也。涼德凶德。敗德淫德。逸德滯德。薄德衰德。爽德穢德。伐德。皆不由學之諸惡德。總謂之昏德。是不學牆面之所致也。其明德昏德。帶性言之。可知矣。世儒惡程朱心德不昧之謬說。其嫌言之似之。斷不言德性之尊道。以此聖人所闢道之本原。終綦塞而不明矣。噫。夫程朱一槩。謂人皆有德性。然不可移之昏德。不可以為堯舜。况有不可化之民乎。唯明德者。制之役之耳。故

無德性之人。無如道何而已。孔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是德性之尊道者。可見焉耳。史記。天下明德自虞帝始。康誥。文王克明德。慎罰。召誥。保受王威命。明德。梓材。先王既用明德。君奭。嗣前人明德。君陳。明德惟馨。文王之命。文武克慎明德。多方。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序。文王有明德。大雅。其德克明。又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魯頌。魯侯克明其德。如此之類。不遑勝數也。皆畏天命。務德。



之義亦德性之所致也。亦皆以先王脩道之德澤及天下將來者言之。夫先王明德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者。孰可尚之乎。是乃以作述不易之道也。總謂之明德者。尊稱行道之崇德也。故堯舜之明德與桀紂之昏德相對。昏德者不由道之行也。夫明德不限天子聖人之德。雖臣下其言行可取以則焉者。收之詩書諸典。以為教所以學之之方。則在大學之道。其所教即明親止是也。明明德上明照下親止也。德即

止於至善之德。親民德之最崇者也。下引顧諟天之明命。明德峻德之三件。證明德之脩為。故結之曰。皆自明也。此篇引淇澳武公之明德。引曾子之言。曾子之明德。引孟獻子之言。獻子之明德也。故當世之人牧。先自明德。可以垂裕於後昆焉耳。周易頤彖云。聖人養賢及萬民。大學之道是也。親民者非親民如親九族之謂也。使民相親之謂也。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是明明德於天下。仁民故也。徂來曰。親之者。



親愛而近之。俾其相親睦。亦以親於上也。又周禮以嘉禮親萬民。及韓子曰。先王盡力於親民。是亦親民之確証也。而孟子曰。君子於民也仁。之而弗親云者。蓋謂不如親九族也。親親而仁民是也。徂來曰。程頤不識古文辭。誤以下文引作新民。而謂釋此文之言。妄改親為新。殊不知新民者革命之辭。而大學守成之君所奉也。豈有是言乎。此說大得矣。夫聖人設教之為。在親民不在新民。清新衰亂汚俗者。不得已之為。故

胤征云。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先王之常治也。然不謂之新民也。新民者。謂新辟之民也。洛誥云。亂為四辟。方新謂革命建國之始。新為我民者。作新民者。謂興作新為我民者。乃新辟之為也。是亦明德之所致。亦皆在親民。此之謂民之父母。荀子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是亦止於至善之謂也。知止之至。守死善道者。是也。善道即至善之道也。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大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



也。是亦釋此章之言也。又學記云。君子若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以為大學之道。然則君子欲化民成俗者。其實為親愛元元也。親民之字不可改者。可知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後通。

此承上止於至善而言其知止成功之體也。知止人心之靈也。故至於道之淺深亦在此知止之智。是以君子學以致其知。其使止者教之功。

也。凡人學而知止於至善而後志意有定乎一也。故能不躁求所向一也。於是威武不能屈。終至成功。此即下所謂誠其意之體也。誠者專一於善之謂。誠一於善之體。謂之定也。是志於道之德操也。靜安其態。慮得其成功也。定而後必能靜。徂來曰。靜者。謂不擾亂也。心志定於一。則莫有左道邪說之惑。謂決定也。此即下所謂正其心之體也。正者。有所期之謂也。心有所期。則其心自平而不頗。謂之靜也。荀子曰。未得道而



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是也。靜而後自能安者。不擾亂。則身脩。所以安也。此卽下所謂脩身之體也。慮者。謂出謀發慮也。繫辭云。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是也。得者。謂得其道也。成功在其中。太甲云。弗慮胡獲。弗爲胡成。是亦其意動。而得其道也。此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之地位也。此下所謂平天下之本也。皆就心上言其體也。又荀子曰。思道者。靜則察。知道行。體道者也。是乃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

靜。而後能安者也。又曰。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爲。慮積。而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爲。注。僞矯也。謂矯其本性也。是乃慮而後能得者是也。又曰。苟定而後能慮。與中庸所云。安而行之者。其義一也。夫安而後能慮者。所以得之也。故定靜安慮得。皆謂所得於學之體也。所以得之。在學宮所教之格物矣。有定之有字。下照靜安慮得。古文之簡如此。先輩於有字。爲費解。謬矣。按荀卿氏。七十子之後。奉其流。



者其口氣與此篇甚似矣亦可以証之荀子成相篇盡大學全篇之義者可見矣

物有本末

物者學宮教道之目也上應大學之道下喚起格物務行本也學文末也子曰

行有餘力

事有終始

事者學宮肄業是乃切磋琢磨始學文藝終以成其

德行子以四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先後通本末終始言以起

教文行忠信

下文施功之先後何則得道之序有先後施之亦

此通上下文言學宮教學課目有先後之格式貫大學一篇者此物事也即大學之道是也上文五目言從此物事課目之先後得道之全體

也下文六條言其所得之本末所施之終始也

其得之與施共是知此物事所先後以求其道

莫近於是故曰近道矣夫物者道目即禮節也

如顏淵請問其目可知也又鄉三物射五物文

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禮善物月令兼

用六物左傳軌物儒行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之

物凡謂道為物者因行道有差等言之也道之

有品目猶物不齊左傳采謂之物亦可知矣易

繫辭之文可考矣故物者各所以成其道也其



務行本也。文學末也。不忽本而務末，以末輔本，是學問之方也。故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乃善行之能及於人者也。事者，請事斯語之事，謂學業也。文學，乃所以脩其本德行也。行外無學，故學文以成其德行，卽止於至善之德。所謂脩身是也。脩身之本立，而後親民明德，是大學之道。乃明示之也。其仁之至，義之盡，亦在此。脩身外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方。家國天下皆使其人脩身而已。

故欲治人者，先在得道以脩己。荀子曰：聞脩身未聞治國，是乃激其實也。下文曰：致知在格物。知卽知止，知所先後之己智。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所謂大學之道是也。道乃包物事，其學宮脩道之目。今雖不得詳也。畧具戴記諸篇。此篇揭其先後之大法。故曰大學之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曰格物是也。其餘反覆示其功效。論時人不學也已。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此所謂君子務本是也。其下文曰：汎愛衆而



親仁。此所謂本立而爲仁也。又其下文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所謂仕而優則學之意也。夫非聖人以下。待學而成焉。夫子勉人曰。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古君子學而入官。入官而不廢學。終始典于學。若仕而廢學。孟子所謂得入爵而廢天爵者也。謂之小人在位也。說命云。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亦可以見終身學之不可離者也。故大學一篇。反覆論學而成身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乃各脩身之

功。身行之隆盛者也。非獨善身而已矣。凡脩爲之方。積小成大。培本殖末。譬諸植物。不培育其根莖。而望其枝葉扶蘇。然不可得也。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故也。故三綱之成。出於學宮所教之格物。其治天下國家。別無術。獨正身而齊治平從之。故以脩身爲本。然天下國家身同是物也。固無本末。若強以本末論之。則天地闢而有國家身。然則天下爲本。國家身末也。但脩爲之方



有本末焉耳。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即德也。其所末之文學。亦在成其本德行也。是本末之義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字可見矣。是三綱領之三在字例是也。請索所以其在其知之。此義復詳于下章。故士庶人身脩。則一家和睦。而親戚不背。卿大夫身脩。則一家齊。而僚族親。國君身脩。則一國治。而四境無虞。一人身脩。則天下平。四夷來王。皆使各脩其身也。故君子有絜矩之道。按物有本

末。自本至末。是一定法上論。而事有終始。事者業之也。夫德行先而文學後也。然為之先學文。以成其德行。故於事終字措先。始字措後。凡行事以慎。終于始為戒。故古書戒事之言。多曰終始。不曰始終。古人措辭。不苟者可見矣。亦陰陽之語例也。陽德待陰而成焉。人行待學而成焉。復此義也。郝氏曰。物以形體言。身家國天下民是也。事以作為言。明親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是也。宇宙間無非物。職分內無非事。皆明明德於



天下之實蹟也。此義包余之說。施功之中。然物宜為格物而見矣。何則。此篇主學宮脩為之法。而論之。推言齊治平之効。証止於至善之功。以諭勸之也。

右第一章論所得於知止。在物事不差。所先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指古之人君設教者而言。先治以下。指古之人君設教者而言。先治以下。指古之人君設教者而言。先治以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脩身為天下國家之治本。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去聲。正心以下。脩致知在

格物。此六條原府格物。猶正道。即學則也。物學校

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此用知之始。

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

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

天下平。以上皆全子夏所謂君子學

如此。而可以教人。不然。則所謂其所令。反其所

此承上章正設教之本。而示其成功也。夫人君



好。而民不從者也。又所藏乎身。不怨。而能諭諸人者。未之有也。又有其所得所施先後之方。其所得止脩身。所施止平天下。亦皆致在學宮。知止之智也。此論脩己治人之爲。無復餘蘊。故格物之功。自理天下事物外。無之可知也。然則身家國天下宇宙間。凡有形體者。無非物。明親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凡有動作者。無非事。使其形體動作得宜者。在格物致知之功。所謂大學之道也。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功卽天下平也。故古

之人君欲明示明德於天下。先自以其脩身德治其國。齊其家。治國齊家。乃明德也。此皆上所云。慮而后得者。是也。國者兼王侯也。天下之本在家國。家者宮中包宗族也。故欲治齊其家國者。先以其道脩其身。身己也。指人君也。家之本在己。上所云。靜而后能安者。身脩則德不孤。必有隣。所以安也。故道之得於身。謂之德者。身脩之謂也。脩身以下共脩身之節目也。故欲脩其身。其心無爲正者。則身不脩。故以義制事。以禮



大學集義  
三十一  
節行。所謂格物是也。正者。正漏刻。射有正之正。故正心有所期向之謂也。上所云。定而后能靜者。心靜則不佗求。其心平而所向一也。其本在誠意。故欲誠其意者。學先知止於至善。知止則志意一於善。是乃一貫之義也。上所云。知止而后有定者。定者不動之謂也。然則誠意者。正心以上之本。學之所定。功之所期也。未發謂之心。既發謂之意。然先誠意而後正心者。亦謂用功從誠意始耳。然則意者心之所動。心之所動一

於善。乃此謂一心決定也。誠一之實行由仁義是也。孟子曰。一者何也。曰。仁也。其豈仁義非至善乎。貫然至天下平。在此物焉耳。故曰。致知在格物。致訓雖有數義。此致極也。格物以極其知止之智。則其功至於天下平。豈不大哉。人君自務若此。則天下之民從之。各務明其德。若不然。則雖令民不從。此亦諭人君之警策也。故以天下言之。知者德慧術知也。即知止己智。非世人所謂知也。致知者。切磋琢磨之謂也。而成其材。



資諸學宮所設之詩書六藝之格物也。格訓雖有數義。此格正也。法也。格君心之非。及格式。格言之格。方正是也。又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也。又易風火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皆以格物義可見焉。夫學則正。設而后為之。先後無違。能至知道。知至而后志意誠一於道。志意誠一而后心有正。心有正而后以其道齊家。家齊而后道國。國治而后行天下。天下之物咸從得正。聖功於是乎至矣。三綱領於是乎畢矣。學之

道化世也大矣。然此篇只論為學禮節之心術焉耳。非學者之所先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鄭氏曰。壹是專行是也。猶言均是。郝氏曰。猶言同此也。總包上下之詞也。壹者言不貳於此。夫上可以治天下國家。而下至理妻子者。皆以脩身為本。故君子身不脩。則不能治人。況天下國家人乎。庶人身不脩。則不能理妻子。況及治人



乎。夫身家國天下同是物也。固無本末。若以本末言之。則有天下。而有國家身。身何得爲本乎。脩爲之方有本末焉耳。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謂所以脩爲之有本末也。在字可見矣。非徒曰。天下之本國。國之本家。家之本身。謂平治齊之本在脩身也。平。平天下之人也。治。治一國之人也。齊。齊一家之人也。徒身何曰之本乎。人知身之爲本。而不知脩身之爲本。故不得其解。格物之義不明。其誠意

正心者。脩身之節目。而脩身卽德。德本也。所以脩之者在知止。本立及其末。在致其智也。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治人者宜正其表。表正而景正。身其表也。不言之化。亦在茲矣。故大學之道。物有本末。使天下物得其所。亦唯一身而已。是以人主宜格物以正其一身之表耳。或曰。壹卽一。然古者屬行者多用壹字。屬理者多用一字。如壹并壹揖壹讓之用。事與一貫貞一天一抱一之語。理者異矣。壹已屬行。故貳亦多



不語之理。如貳行貳膳貳過。可以見矣。脩身是行故曰壹。是說當爾矣。然不可必泥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也。知本之知。如字。德慧術知之所致也。知之至之知。去聲。至訓極。是知

止之所致也。知本者。可謂至知矣。

凡人學厚脩身。而能及人。則至其所薄者厚。是以脩身為本之義也。大學兩此謂知本。此則脩身。下則誠意。然誠意亦所以脩身之本也。久保氏精義云。厚薄之義多端。凡人之所當厚者內。

而其所當薄者外也。故曾子云。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凡人之所當厚者德。而其所當薄者財也。故下文曰。德本也。財末也。凡人之所當厚者。賢而其所當薄者。不賢也。故列子云。管夷吾非薄鮑叔。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是皆厚薄本末之凡也。故薄父母。而厚妻子。非知本者也。如賢均。則其親者厚。德均。則其故者重。父母厚。妻子薄。近厚遠薄。賤貨貴德。卑財貴禮。則順之體也。此謂知本。夫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焉故孝弟爲仁之本。凡人脩身爲本。則德立。德立則身厚矣。是以君子厚德。德厚而後民德歸厚矣。是謂其薄者厚也。孟子曰。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者。此之謂也。又其討論曰。程子以此謂知本四字爲衍文。朱子和之曰。有錯簡。遂以此章知本以下十字屬下文所謂脩身上。實使此章首足異所。嗚呼悲夫。朱子之乖古昔。先民有言曰。率由舊章。又云。古訓是式。又云。信而好古。故所謂好古之士者。縱令古有誤謬。註之其

下可也。不宜亂舊章也。所以然者。爲使學者得目見舊章也。况如此章。片言隻字。無誤謬乎。故余謂如程朱者。上爲背聖人之道。而下惑學士者也。後之學者。有能拒程朱者。爲聖人之徒矣。且朱子以此章以上爲孔子之言。以下爲曾子之意。以以上爲經。以以卒爲傳。皆古所無。特在朱子已。故欲學朱子之道者。從可也。苟欲學仲尼之道者。必由舊章可也。善哉其述之也。可謂孔門之徒也已。



右第二章論致知之功用也。首章知止之體。二章致知之用。是皆格物之全體大用。一篇之大源也。首章已論知止之極。故此章省知止。自致知反覆論之。至平天下。此知本知之至也。故下章省致知。自誠意論之。然全篇反覆終成三綱。下第五章省誠意。自正心論之。順省而至平天下。其體裁可見矣。順省之者。其功以已成之故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毋無同。下皆效之。朱註毋禁止之辭。不必然也。

自此至此謂知本。釋誠意之為及誠意之功也。知其非而為之。是自欺也。知其非而去之。是所以誠其意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謙讀為慚。快也。足也。謙慚古音。

用通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意以心言。慎獨以行言。心得其正。慎獨以行言。

之所謂誠身是也。誠意之久進乎至誠。則參天地。其誠意慎獨。乃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者。即此。  
此及下節辨誠意之真假。誠意者心之所向。一於至善而不貳之謂也。此誠意貫然至平天下。而不離也。夫子之一貫豈非此乎。無自欺一句。



斷其誠意之義。惡惡臭。好好色。自然之誠也。好善真如此。而後為快乎心。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亦此義也。慎。古書多訓審。慎獨謂無身行之所缺。亦不為他人耳目行之也。然不慎之何亦如此乎。雖無見之者。獨敬慎不懈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中庸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其義也。夫誠意至。則感鬼神。況乎天下乎。君子豈可不慎之乎。夫

古之教禮樂為先。由禮樂行詩書之義。乃為君子。不求諸心。故平賀氏發蒙云。春秋戰國之際。有禮而不成用。王帛鐘鼓之歎。孔子之時既見之。況益降者乎。故當時儒者始譚心性。於是慎獨等之事。是言也。大學其權輿與。中庸等數言之。是言當然矣。愚嘗謂此書非初學所先。然於今可發不知所以學之貴者之朦者。獨有此篇焉耳。夫古先聖王以聰明睿知之德。本天則地。因人之性情。以為之節文。謂之禮義也。故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而道立焉。禮以行義。以為民防。使不得直情徑行。同於禽獸。故謂禮義之文也。文即道也。九道無可離禮義而言者。禮即義之節文也。故禮云。義云。互相通也。是以古之學問。以禮義修身。推之。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仁道達焉。百行於此乎成焉。其孝為百行之本。亦不可離禮而成也。故古之教化導民之道。禮樂而已。不以性為教。後世禮樂崩壞之後。以性說人者。不得已之為。非古也。是以知古學校教人

之道。無論心術之說。此篇所以濟當世者。可見焉耳。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間音閑。安閑無為之時。為不善。無道之揆也。

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著其善。

厭鄭氏讀為厭。

閉藏之意。雖小人自知其非。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

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受上文毋自欺之言。論小人間居為不善。自欺之無益。而述不可不慎獨之義。何則。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故中庸云。誠則形。又云。



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惡亦如之。小人君子以德而言。無所不至。甚之之辭。夫不慎獨。則德不成。德不成。則雖飾外。而內實必見。君子之見人也。如見其肺肝。則雖掩焉不可掩。雖著焉不可著。卒不可得詐也。然則又何益之有哉。如見其肺肝者。言明見其在中者也。其學問之方。法在誠意。意不誠。則道不成。誠意之為。在慎獨。慎獨者。守自所知至善之道之謂也。上文及此論誠意之為。故皆以慎獨結之。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十。數之終也。謂衆目衆手。

之所視指也。嚴乎。言可畏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

丹。反。胖。大也。

此受上文虛假之無益。引曾子之言証之。夫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且十目所疾視。十手所指。笑。可不畏乎。是惡之不可掩也。富潤屋。譬也。德潤身。正也。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脩。身脩則德成。德者。禮樂得乎身之謂也。禮樂潤身。則心廣而有容焉。四體胖大而不叢脞。是善之不可掩。



猶富潤屋。言人皆瞻之也。

右第三章論誠意所得之全體。即知止而誠其意之至。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之功成焉。是致知也。故致知在格物者。是之謂也。故以德潤身。心廣體胖。結之。是亦一貫之大體。明德之為也。故此特舉之。以總括示大意。則下脩身在正其心者。上別無誠意之釋者。為是也。下章言因學問得之。又廣引詩書以證明德親民止善也。皆誠意之至也。又是首章與

第二章之論體也。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

澳詩作奧。於六反。萋詩作綠。猗於宜反。孔疏云。古人所讀。猗阿同音。詩衛風淇澳之篇。序曰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淇水名。在衛地。澳隈也。萋朱注綠色也。竹盛色。在綠。故曰綠竹。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美盛貌。以興武公之德焉。以下賦也。武公九年十五猶勉學云。斐文貌。爾雅云。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故切磋者道學也。琢磨亦學以自脩德。共皆謂勉學也。論衡云。骨曰切。象曰磋。王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又荀子晏



子俱曰。人之於文學。猶玉之於琢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瑟者。瑟栗之瑟。猶肅也。乃嚴密貌。憊與憊通。不安貌。史記文帝紀。憊然念外人之有非。與此義同。然則瑟憊共畏敬之貌。下恂栗。即是也。赫者。有明德赫然也。宣詩作宜。威儀容止宣著也。誼詩作諛。忘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憊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道學鄭氏曰。道猶言為是。論語夫子自道之道。言導之意也。此章二道字。與下說詩書二道字同。與中庸道問學不同。假令強訓由道。由道亦為學也。然則不如訓言之愈也。  
此受上文脩德而言。德必以學而成也。切磋琢

磨一意。道學自脩。互文耳。骨象玉石之有切磋琢磨。猶學以脩德也。德脩而畏敬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王之攻成而瑟兮憊兮。瑟者玉密理凜凜。即以此諭人敬肅。憊者玉光溫潤。如不堅固。即以此諭人不自安。故曰。瑟兮憊兮者。恂慄也。恂慄者。戰戰兢兢。畏敬之謂。其人之德行如是。乃猶玉之蘊光自著。明乎外。赫者。謂玉之光曜。即以此諭明德。宣。謂玉之光曜及于遠也。即以此諭明明德。故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有以哉。爾雅云。



可畏謂之威也。可象謂之儀。左傳。北宮文子亦言之。作大學者。引以明詩義。雖然。人不蒙其德澤。則何以可畏之。何以可象之乎。是德行所以赫赫然著明也。斐然武公之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即武公之明德也。收之詩。以為教者。其明德明於天下。施及將來者也。此引之者。為使知所以各自務崇其德也。其所謂誠意正心以脩身。則在切磋琢磨。學問之功德已成焉。而有恟慄威儀之則焉。是以其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也。何謂至善。曰為人君。止於仁。然則人君之至善者。仁是也。仁。愛人之名。功在於濟世。故人君仁以親愛民。此民之所以不能忘也。是豈非明德乎。皆是學止於至善之所致也。宜哉淇澳收之詩。以明明德於天下也。雖不及聖王之明德。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綱之義。此一章盡之。故引之以明之。嗚呼。大學之義。謂盡此可也。以下皆敷衍此義耳。







